子所爭者今不可考朱子語類中惟載論繫詞一條謂秉以太極生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其餘則無所排斥朱彜尊經義考引董真卿之言謂其說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太泥時楊敬仲有易論黄中有易解或曰黄中文字可毁朱子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毁是朱子倂不欲廢其書考陳振孫書録解題曰其與朱侍

謂參天兩地而取之曰一三五參天也二四兩地也一三五合而為九二四合而為六九六者乾坤之蘊而剛柔之揲也何謂揲者三變而定之曰大衍之蓍三變之後下不至五上不逮四陽起於七而窮於九陰起於八而窮於六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六者陰陽之究而變化之宗也初二三四五上以為經九六以為緯而後易之義有所錯矣或曰然則曷不為言九初而言初九不言二九而言九二曰以初攝九則始

重乾之終始也初為始上為終二五為中正而分貴賤三四為危疑而分險易此純乾之終始也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此易純乾之終始也何以明之初潛四淵同於隱德二見五飛同於中正三厲上亢同於大道潛而未能躍見而未能飛厲而不至亢所以為乾下乾上也潛龍勿用陽之初也亢龍有悔陽之窮也利見大人中正之位也見龍在田飛龍在天貴賤之等也上下之交危疑之地也乾乾惕厲或

九四上卦之下正反皆乾上為人臣下為人君重剛
而不中在於危疑變化之地與九三同也陽以進為
安以退為險也九三未離乎下而以陽居剛故乾乾
夕惕而未免於厲九四已進乎上矣而以陽居柔故
曰或躍在淵躍也者下乾之上也淵也者上乾之下
也龍之變化或躍而飛天或下而潛淵皆不可得而
知也不言飛而言躍者別於五也不言潛而言淵者
别於初也或躍在淵非龍而何然不正言之者以為

不為首乎老氏有言迎之不見其首其知用九之則矣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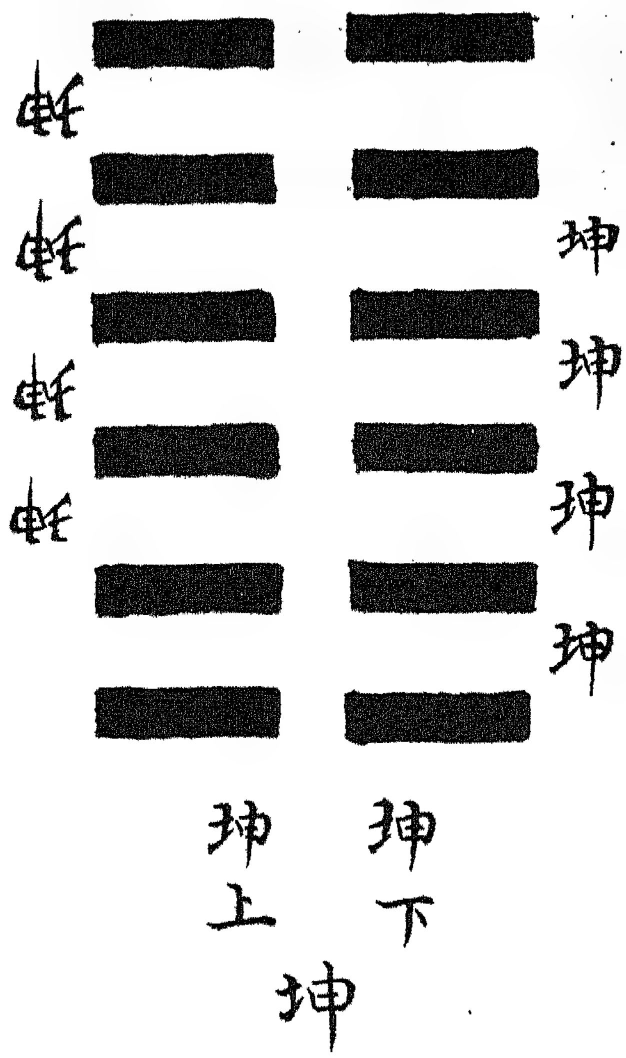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乾坤有文言何也大象釋之矣又將申言之不幾於贅乎聖人以學者執文害意舉一隅不以

侍講程頤讀舍為去聲訓止夫龍豈止於田者哉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與此文同皆上聲讀下也者言龍之所在也時舍也者言有其德而無其位不在乎天而在乎田也行事者言其進德修業終日乾乾也自試者言其上下進退或躍在淵也上治者言尊卑小大各當其分故飛龍在天窮之災也言消息盈虛自然之理故亢龍有悔也天下治者言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者天无為而六子用四時行而百物生斯其則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亦如是爾九二既曰時舍也又曰天下文明何也此非因相反所以使學者致其思也夫時之所舍而天下以之文明豈非聖人在下德博而化者哉故九二於時為仲春於晨為單閼日出東方天下明矣治則未也角見東方龍出蟄而民就田矣歲功未也是故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春分日中夏至日永鳥為鶉火心為

止之兌以說之然後元亨利貞可得而見矣故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獨言雲雨者舉陽以該陰舉中以該上下而坎也者陰中之陽也陰陽和故雲行而雨施也或曰龍以喻為陽氣也曰坎曰艮其以類也又安兼乎三女而言之應之曰甚矣子之不達也夫三子者豈能以獨陽而生物者哉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
喪朋安貞吉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得合
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
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

故子曰履霜堅氷隂始凝也京房楊雄乃以為盛夏之月不已過乎陽氣之行也則散而為雲流而為雨隂氣之至也則凝而為氷結而為雹是以君子畏之也夫氷也者乾之象也隂盛而凝為陽故曰露成而氷牝馬而為龍坤之究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為初六著履霜之漸而於上六言龍戰之窮防患之意深矣子曰馴致其道至堅氷也馴之言順也隂之浸長未嘗不順順以致之故至於堅氷而莫之怪也知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嫌於无陽而稱龍明其與乾戰也未離其類而稱血
明其俱傷也玄黃者天地之雜也明赤黑之[illegible]
玄而地黃從其甚者言之也言觀象
希毳之殊然皆玄衣而纁裳亦取
之意也